

朱舜水先生年譜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朱舜水先生年譜

梁啓超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朱舜水先生年譜

庚子明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申時先生生

先生諱之瑜

張廷枚姚江詩存字魯瑱姚江詩存作「楚瑱」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云「字楚瑩至海外

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訛刻」楚學者稱舜水先生先生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曰舜水者敵

瑩」不復改竊故人或稱楚瑩」姓朱氏答源光國雜問（卷十三葉二）云「僕系出於鄒秦楚

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鄉山水為號者舜水之稱始此（卷九葉六）與安東守約書（姓朱氏之際夫邑為朱入國初三祖於皇帝族屬為兄雅不欲以

天演為果物色屋徵堅臥不起遂更姓為「諸」故生則為諸及福主入廟題姓為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

啓超案湯潛舜水遺書序引黃太沖記兩異人諱朱作諸啓超未得見太沖之記但作「諸」者恐是名從

主入太沖與先生同里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曾祖詔號守愚祖孔孟號惠翁父正號定寰母金氏

生三子伯兄啓明一名之琦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閹削職崇禎間特旨昭雪授漕運總

督未之任清順治間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與諸孫男書云「汝伯祖官至開府罷職不及一兩月家無餘

如（卷四葉四）與吉弘元常書云「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

松軒書錄頁一二〇「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此從元祿本遼錄日本鈔本末有門人今井洪濟撰行實云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瑩下注云魯作楚非也印章誤刻楚瑩不復改刻故人或稱楚瑩按餘姚志作楚瑩

是年姚泰生。

泰字步瀛同縣人先生子婦之父先生出亡後獲其諸孫與諸孫男書云「汝外祖姚親翁盛德君子與我同年生」

辛丑二十九年先生二歲

壬寅三十年先生三歲

癸卯三十一年先生四歲

甲辰三十二年先生五歲

乙巳三十三年先生六歲

答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十三

云：「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

丙午三十四年先生七歲

丁未三十五年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喪父。

行實云「九歲喪父哀毀逾禮」

「降經案祭先府君文云「未九齡而背父」」（卷九葉十九）是喪父當在八歲。答安

東守約雜問

卷十四葉九

云：「不佞每見典籍竊自傷心不幸幼齡喪父不知爲學之道遂昧昧至此。」

戊申三十六年先生九歲

己酉三十七年先生十歲

庚戌三十八年先生十一歲

是年黃宗羲生。

辛亥三十九年先生十二歲



壬子四十年先生十三歲

癸丑四十一年先生十四歲

是年顧炎武生

甲寅四十二年先生十五歲

乙卯四十三年先生十六歲

丙辰四十四年先生十七歲

丁巳四十五年先生十八歲

戊午四十六年先生十九歲

是年長子大成生

與諸孫男書云「我今年七十八歲」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

又云「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姓者來據此知大成生於是年

先生娶葉氏生子二長大成字元楷次大威字元模繼娶陳氏生女高兩夫人來歸及卒年大成生年皆無差

附識於此

按先生僅有二男大成字集之大威字威一（據行實）元楷元模當係改名似非其字據先生丁巳與諸

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已之注腳可見元楷非字

是年清兵陷撫順

己未四十七年先生二十歲

與諸孫男書云「我自幼食貧齋鹽疏布年二十歲遭逢七載饑荒養贍一家數十口無有不得其所者」

行實云。『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適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每對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容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卽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

是年清兵陷開原。

是年王夫之生。

庚申泰昌元年先生二十一歲

行實云。『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不知在何年。附於此。與諸孫男書云。『吏部侍郎朱開遠老師諱永祐。松江華亭人。』啓超案永祐殉節於

舟山全謝山結埼亭集有朱公事狀

辛酉天啓元年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清兵陷藩陽遼陽。

壬戌二年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清兵破西平堡陷廣寧。

是年日本安東守約生。

癸亥三年先生二十四歲



甲子四年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張斐生。

乙丑五年先生二十六歲

丙寅六年先生二十七歲

丁卯七年先生二十八歲

戊辰崇禎元年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陝西饑，流賊大起。

是年日本源光國生。

己巳二年先生三十歲

庚午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辛未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八月，清兵圍大凌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

壬申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癸酉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清兵陷旅順。

甲戌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女高生。於是年或明年。高字柔端。陳夫人出。先生所最愛。國變後。憤壻家降虜。鬱鬱致疾。未嫁卒。忠行實云「高忠孝性成聰

明絕之曰六歲喪母如成人遇事先意承志知禮義以忘憂不幸即以此年自刻三嚴備身其矜與同臥不起身欲顧焉問此何事今日夷虜犬羊豈知禮義以忘憂不幸即以此年自刻三嚴備身其矜與同臥不起身欲顧

[illegible]

啓超與案諸尊之蓋陳云來昆弟即往柔端母舅也前柔端所許字爲何東平子一見別專氣無東平蓋戴於玩而

欲牽率先生者事見後先生與邇之書時年六十七與諸孫男書時年七十八猶讀憶柔端如是可想其鍾愛之篤柔端生年據行實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可南。工北。湖廣。所記略推定係於此。

亥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顏元生。

子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一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塞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麟

近不能享陸九族何用妄認袁祖秋武襄青武人尚不認秋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妄餘兆人若能自

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者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啓超案此事雖小節足見先生手自書寫。實不

如屋多似屋不肯變換自少年已餘矣

丙子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七月清兵入塞八月東歸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問。老師姓朱氏。文公之裔否。答。寒族多爲此言。丙子丁丑年間。得家譜。言文公子爲敝。

邑令家於餘姚。惟一世不清楚。像贊誥勅國璽班班可考也。閩族俱欲附會。獨不佞云。只此一世。便不足憑。且

近不能倬睦九族何用妄認遠祖狄武襄青武人尙不認狄梁公何用如此文公新安人不佞餘姚人若能自

樹立何必不自我作祖者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賢聖之裔乎」啓超此舉強不

好啓
虛起
榮身
倔此
強事
不肯
攀小
援節
自足
少年
已見
務生
然實
矣不

乙亥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正月。流賊陷鳳陽。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



是年七月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是年顏元生。

丁丑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戊寅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答源光國問歷緣由云部貢貢口年口月蒙提督蘇松等處學政元啓超案據文
 顧亭林年譜元。嶧縣人以崇禎十一年督學蘇松爲開國來生之貢當在此年惟據與諸之孫男書又云
 禮部尙書吳孫山老師諱鍾懋。我蘇削然則吳老當在手筆也。據
 據黃宗義海外慟哭記及全祖望結埼亭集則鍾懋登崇禎甲戌進士選長興知縣降和興府
 照磨弘光時始召爲禮部主事在崇禎間決無曾任提學事豈鍾懋謫官後管參元煒墓耶

按據行實『崇禎某年……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幕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似以舉文武全才及擢恩貢爲兩事或果薦於禮部而未得貢及癸未始被擢也考此文語氣『尋』字又似爲不就監紀同知後方應試者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張肯堂列傳吳鍾巒傳附云『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福王立遷禮部主事……魯王起兵以鍾巒爲禮部尙書』則崇禎間鍾巒決無任提學之理再自遭貶謫并未掛冠歸里則參元煒幕事亦不能謂爲必然。是年九月清兵入塞。

己卯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行實云：「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諸父兄不許。每逢大比，遊戲了事。」

是年正月，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庚辰十三年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九月張獻忠陷劍州。

辛巳十四年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錡。

壬午十五年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二月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陷開封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陷畿南山東州縣。

癸未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鎮守貴州等處總兵官方某辟監紀同知不就。見答源光國問履歷方某即方國安

是年先生喪母(?)續聘胡氏爲繼室因喪亂卒未娶。行實云「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以配之而先

數寄書使別配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啓超案己丑年上魯王疏云「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然則續聘當在本年

按先生舉孝廉在庚寅三月「立刻疏辭」則上魯王辭孝廉疏自亦在庚寅無疑所云「聘七年而不娶」續聘自應在甲申年以母喪而未娶則當是甫定聘而母死故不及於是年娶也故姑斷定聘妻喪母同

在甲申年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先生四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流寇陷京師帝殉國。

四月清師入關五月初三日建元順治。

五月初一日。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南都初建。江南總兵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乙酉

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

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鎮東伯方國安軍。不拜。據答源光國問及安南供役紀事稱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啓超案。於是關部勳鎮科道交章論劾。謂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星夜遁逃海濱。據供役紀事行實云。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

山也。其識黃斌卿或即在此時。

答安東守約雜問

卷十四

云。『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答。不佞事與吳徵君案康濟先生與彌也極相類。薦吳徵君

者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尙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爲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原注云。進士名東。平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慇懃。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卽爲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爲賓主。豈不煥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爲。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也。』答源光國問履歷。卷十三云。『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頽。幸邀兩次特

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欲沽名養高』又答小宅生順書卷八云『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

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故忍死不爲耳』啓超案此數段關於先生出處大節故錄之國安之知有先生或即由何東平東平爲先生親家然實庸闊勢利之人後此降清致先生女柔端憤懣以死者也

五月初九日清師渡江初十日福王出走十五日清師入南都先生亡命至日本啓超案安南供役紀事云數月不見親屬已後遂

有逆虜之變之喻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一紀事作於丁酉年云十三年則先生初至日本當在乙酉也又案與男大成書云『我以兄弟責善又以滿朝上疏彈劾綱羅密布立刻擒拿一時倉皇逃竄不能入城與汝伯父作別至今梅恨無已』細按情節似是被徵時其兄願以出山相督促故云責善先生亡命伏海濱數月旋聞南京之變遂奔日本蓋自是年四月以後即不復與家人見面矣

六月鄭鴻達蘇觀生黃道周張肯堂等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旋即位改元隆武

閏六月張國維熊汝霖孫嘉積錢肅樂等奉唐王以海監國於紹興馬士英竄入方國安營中

丙戌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先生四十七歲

六月清師下浙江方國安馬士英迎降旋伏誅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

閩次中左所即廈門

十月陳子壯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即位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十一月清師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是年先生至安南安南供役紀事云『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羶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蓋先生初亡命日本彼中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也』

丁亥監國二年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先生四十八歲

妓爲日人所輕見乞師記本年及
明年先生踪跡似不在日本也

己丑監國四年永歷三年清順治六年先生五十歲

是年正月魯王次沙埕

七月閩地盡陷張名振迎王入浙次健跳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美殺黃斌卿劉獻廷廣陽雜記云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

至馬士英奪其印以與國安斌卿散其衆而歸以前事諸書記載多闕其入固有肝膽者且前敬禮先生未可厚非也

十月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爲吏部侍郎王翊爲河南道御史

是年先生蓋在廈門（？）答安東守約雜問云

庚寅監國五年永歷四年清順治七年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魯王次舟山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間（？）五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佑薦授兵

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尙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

孝廉立刻疏辭據答源光國問原文又云通計數召薦辟除擬除元院疏薦外凡一十二次始終不受此

許宜露止稱生員後因監國魯王授官或京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實是故酌量其中權

稱貢生然猶隱避初意所以逆王授官或京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實是故酌量其中權

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表

請辭後輔臣擬旨云一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一輔臣與臣同里閉門不與臣知臣之詳意蓋表

有爲耳親啓超案銓臣即朱永佑按臣即王翊輔臣即張一節可取不料其能決烈至此據此可知肯堂人

拈鮑先生之原因行實言會
堂爲先生少年業師誤也

答安東守約雜問云：「魯王未知我三詔特徵之事，不佞又毀藏謹密，止稱恩貢生……然使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

是年三月，先生與王翊始定交。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集三）云：「瑜與先生初遇於滑洲（即舟山）相與之瑜，相見恨晚。」啓超案據黃梨洲四明山志記：已逆料舟山之將敗，相與太息。祭王侍郎文二云：「王翊之朝王也，王翊以庚寅三月朝行在先生與翊定交當在此時。」

捷之時嘗記滑洲類垣廢址之問，屏人靜對與瑜咨嗟歎息。」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

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據行實：啓超案集中有陷難告天文中云：「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爲善蒙禍。」據此則劉文高等當是先生同志同患之人，非臨時方感其義烈且能以力脫先生於險也。其何以能脫險卒無可考。

按文集卷九第十頁答安東守約書：「如今月十六日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須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

人喪膽……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之水。」此書是否集中所載庚寅陷難告天文細玩此文語氣如：「今日再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齋鯨穴，玩弄虎牙。」似在海中遇風

非指清兵迫脅之事。然文集卷九謂遇風浪在十六日，此則陷難時天在三月七日，究不知此文何所指

是年，先生似曾居四明山寨中。啓超案先生曾否入四明山，在本集中無可考。張廷枚姚江詩存載先生詩十

一首，結聯云：「漫作山中約，歸耕則向明。」延枚或即因此語推定其一躬耕海外，惟先生與王完勳（即鍾麟）交

期，既篤，彼時舟山行朝無事，耕則向明，明中者耶？今錄其游仙詩十二首之一，以見先生詩格：「采芝瀟酒人早

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浮沈黨間潛跡尤，謫詭故人采芝瀟酒人早

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浮沈黨間潛跡尤，謫詭故人采芝瀟酒人早

山裏故使地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
婉轉出餘技俛仰思舊游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遺文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卷一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卷二十

辛卯 監國六年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 魯王次舟山

二月 張名振殺黃斌卿舊部將王朝先行實云「舟山諸將互相疑貳欲相屠殺先生豫料禍敗一啓超案
六月 先生將去舟山張煌言挽留之先生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答四葉六云「問老

師比年何處中國喪亂無所住乎答兩年在厦門舟山人人擬留留意非不堅也但不依心人聞安兵部當笑
郎張玄箸諱煌言者留之不依不肯云尙要過日本張云「我們在此年翁一人留不住日人心不聞安兵部當笑
我等一然不依不能留也何故彼地無田可耕不能自食其力惟漁者可然捕魚能捐與劫盜無異不可爲也
若坐而日康彼之來者皆百姓之肉與血甚者可爲武人志雖排棄一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事也其
仁人曰「當此之時諸區默默無所用力之骨而可聽武人志雖排棄一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事也其
自序云「當此之時諸區默默無所用力之骨而可聽武人志雖排棄一蓋彼時諸志士在舟山事也其
末議以救順危故梨洲已去年乞假歸而先生亦去非以危禍將至而取巧規避也先生又案祭王侍郎文云
「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禍將去而取巧規避也先生又案祭王侍郎文云
先生之去舟山在初年六月杪或七月初

八月 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不屈死

答田犀書卷八 云「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

令節」答野節雜帖卷十二葉十四云「十五日爲知友王侍郎就義先生之日此日不喜接

啓超案王侍郎爲先生生平唯一之知友今據黃梨洲四明山葉記海外慟哭記全謝山結埼亭集王公墓碑
及本集祭王侍郎文略記其行實如下王翊字完助浙江慈谿人葉記居餘姚監國二年謝山結埼亭集王公墓碑
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結寨以屯黃宗義以所部世忠營餘卒屬之戊
子三月破上虞殺虜官浙東大震時馮京第張煌言等皆聚兵於寨而翊軍最堅蔓延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

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洩勸分富室人皆樂輸網計天下不能無事欲待諸數年以爲中原應己丑六月魯王次健跳就拜翊河南道御史庚寅三月翊朝行在拜都御史旋陞兵部左侍郎清人遭招降翊隨其使辛卯清將攻舟山恐翊議其後乃先以全力攻秦園之數月葉兵降殺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翊欲觀終命授舟山恐翊議其後乃先以全力攻秦園之數月葉兵降殺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翊欲待每日從容東顧其後乃先以全力攻秦園之數月葉兵降殺殆盡七月廿四日翊被執於北溪清帥翊欲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上修容謂清人曰使汝實見此漢官威儀也汝又何知清帥獲矢射之劉某矢中肩田某矢中額金某矢中脊翊不稍動絕其吭始仆翊從者二人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之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去舟山次崇明清兵猛攻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背城力戰九月

初二日城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及世勳名揚皆死之鍾巒字礪山號震

開玄崑山人皆先生之師且督薦舉先生者舟堂字戴學號觀淵松江人其與先生關係見前三人事蹟皆見

海外慟哭記及鮎埼亭集世勳南直人曾薦先生文集卷四附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

山被陷藩臺率主上阻於外官眷及閹府俱自焚可勝驚悼一附定西侯張公書云去秋之瑜幼子至知舟

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候直堵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爲所破三侯聞門

自焚而全城被俘矣此即先生與張名振往復追述舟

山慘史之書一蕩胡一者阮進名振部將時封蕩胡伯也

先生去舟山赴安南上魯王謝恩疏云辛卯年七月旋適日本有避地久居意而日人鎖國正嚴不許逗留

乃以一揭帖上長崎鎮官略云「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

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辨髮髻首以

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受君祿而家有

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尚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

百端……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啓超案謂王翊吳鍾巒朱永佑或閹宰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

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

啓超案此揭似不見省故明年仍往安南揚中云
來此七年者以初次來時計耳非謂居七年也
是秋次子大咸來省觀據致定西侯張公書及祭王侍郎文知大咸以是年九月來觀
遺文 上長崎鎮揭卷三葉四

壬辰監國七年永歷六年清順治九年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扈魯王次中左所即廈門尋移金門。

是年春夏間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致定西侯書云「直至今年四月於交趾路聞動定秋間復過日本旋即

行送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而舟行甚迫

有書致張名振卷四一敝舟山之痛且唁其家難其末段云「瑜飄零異國止存一愁病之身無可爲藩臺獻者

培植數年相去萬里今始有一言奉獻藩臺得郡得縣惟以得士爲先所稱得士者明古今知興廢直躬讜論

爲藩臺所敬而事之人非僅讀書識字事藩臺之人也得士則過失日間嘉言嘉猷日進以此收桑榆之效不

遠也若止占望顏色伺察喜怒稱大美而道盛德者則非藩臺今日之所急矣」名振覆書附見集中除前文所引追述舟山餘史外尙云

公敗軍之餘尙思捲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

鄭成功有書至先生答之送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卷十七葉四」云「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答

鄭成功據此序知先生尙有書與成功往復惜皆佚矣

遺文 致定西侯張公書卷四葉一

癸巳監國八年永歷七年清順治十年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先生甲午年祭文云「去年是日（七月廿六）始得登陸」十二月復首塗赴安

南
實據
行

甲午年監國九年永歷八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魯王次金門

正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據祭文王侍郎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書越兩年始達書云「璧君荀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可爲丞相陳賢中託諭占城回去而衡命之志若忽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西國久尊正朔即聞粵江浙亦可在紛紛舉動間德非若量炎心中興局面遠過於昔宋且今陳蜀黔楚悉入版圖粵久尊正朔即聞粵江浙亦可在紛紛舉動間德非若量炎心中興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以待茲特命往召爾可即言旋生慎密自錄其身家數於雖門人未嘗已焉忘情予夢寐求賢延行以待茲特命往召爾可即言旋生慎密自錄其身家數於雖門人未嘗已焉發遣欽哉特敕鑑國萬於其中得日一行啓超案梨洲行朝錄魯其年乞於監國八年突已罰王以是年去監國號此敕明有一監國九年三月字樣可正梨洲之誤蓋魯王此時寄命於鄭成而鄭氏素不奉魯朝故表面上或自去其號然魯舊臣如張蒼水輩尚稱監國年也

是年 月張煊言張名振鄉鴻達鄭成功會師入長江江寧震動以上游李定國軍失期不至僅耀兵而退超聲
案據南疆釋史是年張忠烈煊言軍吳淞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
烽火連江寧震動而上游有夙約失期不至乃左次崇明俄復入江掠瓜州儀徵薄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
會師徒單弱遂乘流東下仍駐滄洲據水陸師應李定國於粵東綜三書所記此役二張與二鄭相倚而李定國
擬從中國劉文秀等次第會也魯王召先生殆二張之意置書中言「定國見偏於孫可望已出奔而敵兵且
壓南寧矣二張在遠未之知也

八月先生設位於安南旅次祭王翊私諡曰忠烈自稱知友以吳鍾巒朱永佑配。

是年先生始得嘔血病。（？）祭王侍郎文一云「驗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啓超案先生

國多憂宜有嘔血疾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在廿一年保齋之功」本年距先生卒年則廿八年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一卷二十二

乙未永歷九年清順治十二年先生五十六歲此後數年間政在鄧氏奉永歷正朔故不復記堅國年號及魯王所在

是年先生似在安南。

是年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於南田遺令以軍屬張煌言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江寧縣人崇禎末以台州石浦游擊起家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間關奉王於浙閩

間十年至是卒

丙申永歷十年清順治十三年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將返國以意外之梗折回安南丁酉謝恩疏云「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

拜形壘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澗口

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啓超案讀此知先生此數年在海外日口有所「經營」疏又云「臣之輾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

父以佐勞臣此中秘密如何今無考也

丁酉永歷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在安南正月十四日日本船至奉監國特召之璽書時已促裝欲於廿一日往暹羅奉召後乃暫留擬候

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迫者五十餘日。與死爲鄰。先生逐日有日記。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曰安南供役紀事。自序云：「魏我中夏。論者外夷閭閻。位天既不賦。論以定亂之略。論何忍復生其任。運乃忽有安南國王。微曰：『運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充不撓。以禮贊。晚國主之說。習局於偏淺。而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沉寢大體。未復又肯輕喪於諸渠。故不充不撓。以禮贊。晚國主之說。習局於偏淺。而才氣頗近於高明。』夫鵬鵬之終不敢輕試。而三百年矣。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唐馬之終不敢輕試。而三百年矣。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無烈尙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問機務。爲彼慎重也。子卿以奉使困飢。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遷。冷山節今刪節原文而排比之。述其始末崖略如下。

當時安南國王爲黎維禪。安南當嘉隆萬歷間。（？）爲其臣莫氏所篡。至是已歷四世。莫元清尙僭據高平。維

禪起自支庶。（？）僅保有沿海數郡。（？）徐圖匡復。當時殆將傳檄討賊。思得一二中原文士。供書記之役。上

皆非原文所有。皆超鈞稽年月情實。以舉其緣起耳。山時先生寓安南之會安。疑即今海防。正月廿九日。其地方官

中又無書參考。僅憑記憶所及。不審有錯誤否。容檢校。名「該府」者。奉王檄。徵取識字之人。駐筭彼地之中國官。以先生名應。上魯王疏云：「中區不顧國體。遂將臣名開送。」據此。知當時有華官在

安南。此小史料也。二月初三日。「該府」忽來傳人。狀同掩捕。所捕共若干人。捕至差官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

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十二年。

棄捐墳墓。妻子虜氣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該府」令人看守。勢同監禁。先生度

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

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皆與作死別。

如是者數日。至初八日。押送至國王所駐之地。曰外營。砂者。國王將傳見。彼中管理外人之官名「該臚」。當

骨肉爲醬，筋骸腸胃拋散滿場。烏鳶犬豕，競來噉食。惟務張威以屈先生。「該臚」復屢次利誘威逼。先生惟冀詞拒之。然自十五以後，各官來見者，皆深致敬禮。有稱先生爲「太師」者。惟會安之「該府」憤甚，百計必期殺先生。

國王黎維禔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擅殺。十九日，忽致先生一書，令仕於其國。中有太公佐周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謝之，略云：「瑜徒以天禍明室，遁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心，是猶與於殺之矣……」國王書遣其元臣齋來，先生即席答之。元臣年八十餘，爲彼國重望，見先生極謙謹，如見其王。

二十日，代安南國王作答某將軍書，又作一討莫氏檄（？）是即所謂供役者也。蓋其事名正言順，故先生亦樂爲屬草云。答書略云：「……撫茲社稷，丘墟人民，塗炭僞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比得祕函，豈非人豪凡我同盟，皆宜共奮……」梁國反周爲唐，汾陽殲安祿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渭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襄仲？文節略云：「某人者，地貴寒微，心懷臆蕩，斷養牧園，尚不類於併之闕通……」啓超案自此後九年，安南莫氏滅黎氏復國，其功或即鑒於茲役，自序所謂「行間機事爲彼偵密」也。

安南君臣雖禮敬先生，然欲羅致之心益切。此後一月中，終不肯放行，勢同軟禁，而供張優渥，訪問不絕。中間「該臚」奉王諭爲造府第，令接取家眷。先生答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爲？」

四月廿一日，先生以書辭別國王，易以戡亂事定之後，宜興學校習禮義等語，遂行返會安。

當安南人洶洶欲殺之時，先生自分必死，乃於二月十七日草一上魯王謝恩疏，以當遺奏。謝恩疏叙茲事經過略云：「二月初

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內檄取一二知文議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塗喜得關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沙先見該精吏更目名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國典故奉教書特召恩賞生頓首拜不知是禮怒欲殺臣敕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國典故奉教書特召恩賞生頓首拜不知是禮怒欲殺臣敕仍前該管云一好漢子一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愧臣言愈得臣一拜即止臣對如初但言一讀聖賢書次日辦折一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臣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一時白刃加之頭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首從而上麤肉直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嚙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嚙

先生雖返會安然行止仍不自由欲應召歸而不得兼以旅舍被盜資斧蕩然幾於餓死先生復有上監國第

二疏言其事略云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歸會安至今該國王尚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

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鷄骨支離久填溝壑況乎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倘主上必不忍棄年於外乞救藩臣

案指鄭成功一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草疏再陳盛國

魯丁酉年五月二拜疏後連日嘔血不止據供役紀

啓超案此事在先生全生涯中如颶風一度來襲暫然而逝然先生方正強毅鎮靜溫厚諸美德皆一一表現

實全人格之一象徵也故備載其始末如右

是年下半年先生仍在安南八月在安南旅次祭王侍郎

遺文 安南供役紀事 投安南翁該精書附見紀 復安南國王書上同 代安南國王答書上同 又節略上同

堅確賦上 榜示安南文武大小臣工上同 辭別安南國王書上同 二月十七日上監國魯王謝恩疏卷三

五月二十七日上監國魯王疏卷三 祭王侍郎文二卷二十

戊戌 永歷十二年 先生五十九歲

清順治十二年

是年夏先生又至日本。據行九月在日本旅次祭王侍郎。據祭文。啓超案先生祭王侍郎。例以中秋日此在書中。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可證。

十月日本安東守約介完翁以書來問學。執弟子禮。今啓超案安東守約爲先生在日講學之第一關鍵。有答完翁書云。得尊札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見其始末。學之歲月詳考如下。一講學之第一關鍵。眉。又卷十二有與完翁書。全由完翁介紹。俟明年六月書來。一帖集。所得比擬。不謂其書中已起。乃有國白。此與正當。往見安東之案。指鄭成功。但一帖集。俟明年六月書來。一帖集。所得比擬。不謂其書中已起。乃有國白。其答在先生入閣。謁鄭成功之前。一年即本年也。致意統俟到閩。後書。一帖集。九知此兩簡爲同時。先後所發。而先生與安東最通。信中有。十月十七日。書發自廈門。即所謂。過閩。一帖集。九知此兩簡爲同時。先後所發。而書一。一符合。自乙酉。答安東書。至是。云。拾。十四年。爲故知。此書迫於飢渴。本年而後。書。一帖集。九知此兩簡爲同時。先後所發。而鄭成功相招。先生赴之。赴國。姓之。召。據此。知入閩。由鄭氏相召。釋澄一及安東守約。助以資斧。十月十九日。從長崎附舟歸廈門。以後事託日人完翁。答完翁書云。九月。日。後。勿。無。時。寧。息。十七日。算。方。得。澄。一。三十餘人。斯乃承其說。……到閩之後。書相答耳。……弟。此。行。附。舟。雖。船。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恐。舟。星。速。寄。不。良。者。爲。是。彼。人。心。腹。……案。指。清。廷。……隻。身。遠。涉。誠。恐。一。且。行。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恐。舟。星。速。寄。聞。倘。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付。之。留。此。書。爲。證。可。也。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啓。超。案。通。全。集。以。兄。翁。萬。勿。默。付。之。留。此。書。爲。證。可。也。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耳。北。伐。在。己。亥。五。月。先。生。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有。言。十。四。年。九。月。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先。生。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國。答。安。東。已。書。啓。行。月。日。正。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有。言。十。四。年。九。月。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先。生。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國。聞。答。安。東。已。書。啓。行。月。日。正。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有。言。十。四。年。九。月。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先。生。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國。顯。事。安。東。已。書。啓。行。月。日。正。之。歸。宜。在。數。月。前。此。書。有。言。十。四。年。九。月。之。行。則。在。本。年。無。疑。也。先。生。中。言。及。安。東。守。約。而。在。國。種。穴。不。能。無。戒。心。也。又。案。完。翁。書。名。特。考。書。中。變。故。可。想。見。其。必。時。清。廷。對。於。海。外。人。始。亡。命。客。在。日。本。最。初。之。友。民。道。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尚。有。書。與。之。姓。名。待。考。遺。

是冬先生在廈門有答安東守約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其略曰。……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

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漫作游辭讚揚。……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意。而深絕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爲弊有三端。岸然自高。枵然自大。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常欲求其疵。鬬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悟。三也。……雖然。中國之人亦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瞞出。其來者非負隱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游。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厲行。……以此躬行。以此淑世。……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元定眞吾老友。而乃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於飢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

『啓超案此書爲先生講學發軔特錄其崖略原文甚長此不及四之一也』

遺文 祭王侍郎文三卷二十

與完翁雜札卷十

答完翁書卷六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己亥

永歷十三年
清順治十六年

先生六十歲

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鄭成功。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克復瓜州。鎮江。傳檄郡邑。江南北相率來附。得府四州縣二十四。金陵且議降。七月師以驕懈爲敵所乘。敗績歸。先生初至廈門。卽大失望。始終未謁成功。從軍北伐。主建威伯馬信營。據別傳軍中有書與安東守約述其經過。

其略曰：「冬春之交，兩次附書，定應久塵記室。」案冬間書即前所節錄者，此時遠近傳聞，藩臺案指鄒賢進士爲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其何以濟哉？故

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貴國。案永歷十年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見黃梨洲國姓始末。……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遂住其

舟橋，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驢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卻，自安愚分而已。

案答明石源助書云：「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及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不候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過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

七早即破城，滿夷斷頸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驩閱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

炮如星，馬玉老環甲直衝，一鼓奪陣。案玉老即馬信，賜姓始末云：「丙申（永歷十年）正月，台州北虜騎所稱驍悍驍雄者，殲夷殆盡，大會管効忠督也。」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

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似謂虜在目

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人要人。案當指余新輩，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羯，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

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黃，迤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釋，送印

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直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

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爲功，直唾手間耳。……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

十五年間，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以明夏復過長崎。……「靖崎亭集張蒼水（炮言）神道碑云：（

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州……（清）操江都御史朱衣袞被禽，明日成功

至城中（清軍）出戰不利，提督管効忠走，攻城克之，麟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

朱舜水先生年譜

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即請公行，未至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但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不暇何？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鄭廷佐懼甚，不意成功猝以水道來，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少恃勇，爲憂欲大日公所遣別將以燕湖降，書至成功，謂燕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歸入寧，得乃逼燕湖相度形勢，大軍出溧陽，以窺廣德，已下軍鎮池州，寧國太湖之授，軍一軍拔其州，江寧采石一軍入寧，以逼燕湖相度形勢，大軍出溧陽，以窺廣德，已下軍鎮池州，寧國太湖之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州當塗建蕪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寧，金陵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流建德青陽石埭涇集舍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蕪湖繁昌宜城寧國南寧陵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香望，見衣冠涕泣，交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公所至城邑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他變，宜遣將分取，而容者丹陽諸城，如於是微州，援使方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伺隙而動。公以師克復，易生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果捷，又開江北，如破竹，謂城且夕可下。命八十三營率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並造木棚而（清）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軍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地歷列城，祕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必遣登舟，雖登舟未必遂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海能說明，足與先生致謝。此書相證，故茲錄之。罪

陽九述略云：「己亥年，同國藩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尙未嚴，而江右江北蕪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卽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說者不同。況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以燎毛，決衝波而漂炭，咄嗟而辦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卽以己亥之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矣。然國藩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何得藉爲口實也。……」

『啓超案右兩文爲窺江之役重要史料，且可見先生志事，故具錄之。』

其年春，次子大威來省，謁於廈門，相從軍中。六月卒。與陳蓮之書（卷四）云：「己亥春，威兒至，纔開動，定除

弟禁其飲食，次日虞氏之母昌言曰：「老相公沒主，張如此熱，天久不進食，必致不起。後生強旺，必不能堪。一

此時賓客如雲，弟出見客而竊以稀粥饋之。是夕即復熱，喘急一夜而亡。弟老年失壯子，更覺伶仃，孤苦寄極。

他山未知存毀。」啓超案：大威己亥春來觀其時先生決當在思明五月十

七計當隨馬信營在瓜州鎮，江間時方乘勝軍書旁午，故云「賓客如雲」也。

是年冬，先生復至日本，安東守約等挽留永寓，並爲奔走當道乞破禁例，許久留。行實云：「先生於是熟知壤

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冕裂裳，覲東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明年己亥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

有安東守約者，欽其學植，望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

乃與同志者連署內長崎鎮巡警巡許之。」

先生未定居時，有安東守約兩書，其一云：「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

主尙在江戶，便已搢腕。」啓超案：「貴國主者，筑後侯也。」及發來緘，復知足下以國典攸關，不能出境。啓超案：日本德川時代

不能出境，直至維新前猶然。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揆諸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佞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

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藪，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大，誠非人力所

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尙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即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

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鳧，頻頻漂泊耶……去夏附船

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足下天挺

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

有所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其二云：「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

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不佞欲與

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歎歎之際。仍爲慰藉……嘉隆萬歷年間。衆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峨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而秀。出於其畔。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真千古一人。豈以華夷古近爲限。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丹心相照。不佞亦具有隻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卽行亦當在來月初旬……」

啓超案此二書有關於先生講學旨趣及其行蹤故節錄之據軍中與安東書言「約以明夏復過長崎」則其重來似應在來年庚子然行實明言本年已亥當有所據此所錄一書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語若屬諸本年始聞師敗後先生隨馬信等返鳳門確見諸人不復足與謀故巡船便行耳其抵日本當以歲杪故所附之船在彼過夏與否尙屬疑問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始得本年所發第二書則當在來年春末蓋此數月間安東等奔走當頗費力始得本年所發

又案與孫男毓仁書云「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均不准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懇留展轉央人故留駐於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此文敘初寓日本之經過最明然則先生從前至日本時作何安頓耶讀集中初期信札屢有「歲冬載春」之語謂不解所謂細釋情節似當時海泊而不許故有一困守舟中一語先生前此殆在此等狀態之下往來漂泊於日本耶此當求諸彼城掌故未敢臆斷也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一〇

冬答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十〇

異

庚子

清順治十四年

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仍瀾跡商販在長崎「戲春」夏間將循例被遣。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數與諸商賈賀往來真大可笑事……」僞終不能得一晤則此來似爲卒以長崎鎮巡黑川正直之建議經薩

摩侯鍋島直能同意得朝旨許留。啓超案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稟之上旨而後得留。是留之建議在黑川也。卷六葉五有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時方任長崎鎮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已十三年故知先生波守即正直時方任長崎鎮巡而先生於辛卯年上發（見下）而據書中語則黑川任此職川彼時已心敬先波守至是因安東等之請而奮然盡力歟爲薩摩侯上崎爲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昨宜蒙破格留止慰藉加隆。是留安東等之請而奮然盡力歟爲薩摩侯上崎爲薩摩領土其必經此程序也昨宜實當時一破格之舉也。與陳遼之書（卷四葉二）云『弟飄流無已時近亦留住冬間在長崎賃廬定居。答斷崖元初書（卷四葉八）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蕩靡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自此枝棲息貴邦。』啓超案據『十七年』語知其書發於次年辛丑據『去冬』語知本年冬乃定居。自此遂流寓日本以終。

當留事未定時完翁索先生爲文頌美長崎鎮巡先生拒之以書陳其義於安東守約其略曰『完翁傳鎮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鎮公詳慎處即將履歷草上一冊……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不佞居身本自淡泊鄉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概不佞已不能憶矣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將拱一旦喪其所守人品即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何乃多爲蛇足以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而時詳細斟酌以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婦眉目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啓超案完翁爲介紹安東來學之人想其時必爲先生留居事熱心生仇直之氣幾決裂以去矣觀『斟酌定行止』語知其時留居事尚未定也又案鎮公即黑川正直其人蓋真能敬先生者先生亦深許之然此時聞完翁之勸即凜凜若觸逆鱗此最足以表現先生壁立千仞之人格也。

先生既留長崎鎮巡黑川正直備致敬禮。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前月初四日謁黑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月執謙極矣謂一惜乎不知文理不

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爲妙來時須攔一通事來一謂「節且衆人其欲請先生講論語可見日本當時
士大夫之好學虛心也」

是年秋冬間安東守約自柳川來長崎謁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揣儀公之意似甚欲得賢契
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欲不來則又恐不侯見怪……是賢契之於不侯猶有未能盡知
之萬處也」不侯之心光明如皎日歸月自信無纖毫雲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疑遲疑勉復作此慮耶
今難確考卷十二葉三十四又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省座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
兩當在秋冬間矣與孫男誠仁書（卷四葉六）云「省座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
兩首荷先生之俸盡於此矣」當時出境（由筑後國之柳川到薩摩國之長崎）既不易而川資所費又如此其鉅無怪安東
之不易一行也

遺文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一）云 又（卷九葉十三）云 又（卷九葉十二）云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
月初四日云云 又（卷九葉三）云 昨 與安東守約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三） 答安東親清雜帖（卷十二葉三十二）守
約來謁時有書 帶呈先生答之

辛丑 永歷十五年 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七月緬酋執永歷帝獻吳三桂軍明年四月帝遇弒於雲南明亡（啓超案明末帝雖遇弒然臺灣鄭氏仍
故本年以後仍紀 永歷從先生志也）

是年先生在長崎

新春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二）云「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駛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

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茲百年

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啓超案此書年月雖難確考但決當是安東初謁辭歸後之第一書先生與也』安東論學書甚多不能具錄錄此以見當時師弟間相與切磋期許之一斑

先生既絕望於光復有浮海終焉之志有書答安東守約卷九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又云『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賢契來則相與尙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

先生旅況窘甚借貸於商船及僑民中之親故以自活思斥賣故鄉恆產而未能安東守約綢繆供給請割祿入之半以奉先生苦辭安東固請卒勉許之行實云『先生海離屯塞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自取其志則以爲匪人也豈相愛之深恐不許之所奉取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猶之匪人老師高風峻節必一不然而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老於心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辭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聖於老於心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在矣難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約書』卷九葉十六云『今必如此願不憚也』卷九葉十七云『先生知憂轉託令親友爲其所語此賢契用情過厚故且留神故至於此今不候米且接兩書憊倦不候資用一先生知憂轉託令親友爲其所語此賢契用情過折故且迎迓若王民則船及鄭傲老且暮間或遲乏尙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又娶一番轉明年便與今年不同無他大費』卷九葉十七云『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以不候之貧困爲憂不候故通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卷九葉十七云『然而賢契實過矣不候之爲此者亦料必切不至於凍餒而爲貧之昔料其或現於凍餒而復須賢契之益通借則不候以前之實者亦得六百元錢售亦可得銀七十金王民則林德庵二兄告至道移一二百家亦自無難若我服勞亦如以聚易器之理無則射公行後乃道杜不行之常一人所有僥倖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以聚易器之理無則射公行後乃道杜不行之常人豈足辱賢契』卷九葉十三云『云以賢契之於不候之困抱憂之況在長崎輻輳之地澤以益事爲可在他傳至後其神以贈不候當衣內媿有餘故欲圖十畝桑者開抱憂之況在長崎輻輳之地澤以益事爲可在他傳至後而後足附納官糧之外當衣內媿有餘故欲圖十畝桑者開抱憂之況在長崎輻輳之地澤以益事爲可在他傳至後

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為美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權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然後受之也。其自奉儉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傳盡於此矣。其自奉儉衣糲飯菜羹而已。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而已。此等中人原亦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狀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見安東之風義及先生所以斟酌於辭受取與問之經權。夫當時生況。況之大。概故稍詳錄之。

有釋獨立者勸作僧裝。先生復書嚴詞以言其不可。其略曰：『弟惟靖難時忠臣極多。惟程詞林濟最爲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忠臣極多。惟弟最爲艱難。最爲堅忍。而尙兢兢於末路。嘗曰：蓋棺事始定也。羞苦困辱。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程亦剪髮爲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爲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類有相似也。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擻髮數。但欲留此數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半晌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尙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可及。』

此數莖之髮者。恐惟先生與王船山耳。又案據篇中「十七年」一語。知書作於是年。又案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是時日本佛教極盛。而儒術無聞。有釋斷崖元初者。致書先生叩其態度。先生答書。卷九自述居東本意。謂並非爲倡明儒教而來。有「儒教不明。佛不可攻。佛教既明。佛不必攻」等語。書云：『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衣冠茹葷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還歸故邑。以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道。棲燕之一枝。棲息貴邦。衣冠茹葷。身操婢僕之役。所冀天下稍寧。還歸故邑。以本非爲倡明儒教而來。也。生於聖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所以閉門掃跡。意自可知。若儒釋紛紜之石。垂之耳。尊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爲僧峨冠廣袖者。爲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嚕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爲儒。豈謂之儒哉。若非攻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披爲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必爲徒爾紛紛哉。』又與釋獨立書。口

卷四葉七云：『鴻論深入。剔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一事不偏。不狗。當爲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誠未可應諸國門。』今日是非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爲愈和尙。

以爲然否？又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二）云：「讀來論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即貴國亦在句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生三賢智慮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斧斤到極之也。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棄之以染肉治生意，且當資奮精神，調和醴粥，明知二鑿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埃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棄之以染肉治之，以藥石助彼，無所不可。賢契憤憤於勝，遂成狂瀾，決以將絕之息，與二鑿爭衡，獨立此書，不可四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功無所可。賢契憤憤於勝，遂成狂瀾，決以將絕之息，與二鑿爭衡，獨立此書，不可四口舌爭也。爭又自分門別戶，互相如忘，互相標榜，八人加以婦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此關佛是，以不佛就，此七八十東武戶口百萬，而名爲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此關佛是，以不佛就，此七八十超案此三書年，月無考，附錄於此，以見先生對佛教之態度。日本當時唯一之文化，即佛教。先生一醇儒，與彼絕不相容，其不肯稍枉以求合，固無待言。然又不信者，欲爲積極之培養，發育自不欲爲消極之抵抗，或攻或守，生所以異於明清間羣儒也。至其言居日本爲避難者，欲爲積極之培養，發育自不欲爲消極之抵抗，或攻或守，是年六月，先生著陽九述略一篇，授安東守約藏之，謂：「他日采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書凡四章，第一章論致虜之繇，大意歸咎於政治之腐敗，而又以學術虛僞、廉恥墮喪爲之原，謂非虜果強，皆由士大夫爲之驅除難。第二章論虜勢二條，前一條論啓禎間邊臣失職，致虜披猖，後一條論虜入中原後搜括征發天下騷然，且所用皆降將，滿漢相忌，行將生變，蓋預策後此將有三藩之難。第三章論虜害十條，以一東人之害自江海有防，邊楚兵藏匿接濟之害三，近海有造船幫工值匠之害四，發船之害五，內地有簽派船料之害八，買植之害六，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害七，仕官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井入旗派船料之害八，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日之害九。第四章論滅虜之策，大意謂滅虜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云云。篇末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致虜之繇云：「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末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楊鑄義寇賣國，前事不暇，讀言即如崇禎末年，指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易喪及汝借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解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毀戈服，欠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主司以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標新豔取，淵源父之初時，功令齷齪，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取，淵源父之初時，功令

啓疆失防禦遂滅北關然白羊骨諸種益入致猖獗又東賊未敢揚公銷崇崇煥祇前因後賣國攻陷京遼陽城廣寧吳難三桂然
猶廿年蹶韓燕雲屹然無恙即會致猖獗又東賊未敢揚公銷崇崇煥祇前因後賣國攻陷京遼陽城廣寧吳難三桂然
復恩驍北中分較計欲報仇武引我寇武進處堂燕三倉皇不暇乘機掩襲乘北我軍四鎮之既以爲取復先事防閑
弘光初立中非令主奸將既樞輔材參贊鎮非作國土僅英借合之衡誰知堵重禦開之下遂致寶廣安總矢四折不
萬之師擁中義作大將既樞輔材參贊鎮非作國土僅英借合之衡誰知堵重禦開之下遂致寶廣安總矢四折不
兩浙八閩倭寇多其時賈大已費周折日本辱待日贊擊之倫責興言終及無日皆滿部倚奴老舊之下恩江南浙閩全無忌憚賁西
報者尙未盈百其欲而老有節子之嫌玉帛是樂內所惡心漸生戰事八旗遂有顛倒鉅政之懷出於多門一朝規避相觀
方既廣防自以多盡登入伍者滿民虛有財限盡極搜漢索人僅則錄升斗因退厭苦爲兵奉自調決初時內地沽飲一鼓抄擊
則盈千累守是以百餘督近者滿民虛有財限盡極搜漢索人僅則錄升斗因退厭苦爲兵奉自調決初時內地沽飲一鼓抄擊
地心膽墮地名起城無自百騎之守會少室九空千之營盡是海諸子營漢官至一味虛聲恐喝一忽所防者浙閩粵海而起內
圯敗又處各如久已疑家裝勢急迫人顧相能擊此直有斷渡勢已盡在日中矣二既得公忠愛民然則一江木石難
湘鄂延兵一時騷動粵東西關戡馬病無可蓋更信虛無所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手梅嶺故日復定湖
西如四則川天糧賦不之區漢中且皆非虜用清儲兩既絕他倉日值空協濟廣貴州不逆虜號令稅行徵發所舊校者云省文
疑當西宜大糧賞軍前火藥山東北交城庸械有一概臨南旺此而鎮長加之廢以關士況宮中起則八閩兩粵大將爲少我則
衛月糧邊關人疑賞軍前火藥山東北交城庸械有一概臨南旺此而鎮長加之廢以關士況宮中起則八閩兩粵大將爲少我則
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黃漢武岳而襄樊荆湖江浙北勁兵逼國藩從中而起則八閩兩粵大將爲少我則
足誰以戰多應其力募不臂與前轉生漢趙秦晉謂虜時日異勢殊西虜及糧日端一遼人虜兵利輻賞搶掠而勢大衰一虜之
憂民日苦中矣去年八月離十一日萬萬日不晴明復振開蓋謂此也逆虜人不馬旌不歷必有圖己者至此未聞外者陝勝勢內已
盡在日苦中矣去年八月離十一日萬萬日不晴明復振開蓋謂此也逆虜人不馬旌不歷必有圖己者至此未聞外者陝勝勢內已
敗亡必滅虜既血灑口之岐頭萬一鎮敵百人朝家盡見老幼堅水見其餘民諸部落處如出一轍口饒以天未聞外者陝勝勢內已
不忍背逆虜事其滅亡可蒙翹足抑且待一地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舊徒託之毛空言蓋不憐爲鱗音洩眞憐超案竊
中區即不窮追其滅亡可蒙翹足抑且待一地應進取機宜奇正道路舊徒託之毛空言蓋不憐爲鱗音洩眞憐超案竊

生此文鼓舞清季革命之士氣不少今者一場公案雖了然其爲史料之價值然千古不磨故錄其前半餘當看遺書原文

遺文 陽九述略 答釋獨立書卷八 答釋斷崖元初書卷八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小 又卷九

手書一月不得 又登九葉五 賢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 來翰卷九 十二 讀 又卷九 葉十三 賢 又卷九 葉十

中裝治門 又登九葉十六 今 又卷九 葉十七 九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 於不佞云云 又卷九 葉十

然使命曲致殷勤一鍋島爲薩摩侯挽留先生實彼主之是年蓋遣使致敬投贈而先生報以書也

壬寅 清康熙十六年 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明季諸野史多言魯王不知所終此據鮑琦亭集卷九張蒼水神道碑所考證

先生居長崎首尾七年有數事當記載而年月難確考者彙錄於下

安東守約曾議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葉四云「來貴國（筑後）住居其便有四此不佞所深費之者但貴國君新蒞任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前探知則氣如何然後懇貴國君致書爲安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前探知則新政之初必不爲情」啓超案遷居之事竟無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以爲情」

安東守約欲介伊藤誠修來見先生數書止之其卷九 云「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又云「不佞居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其爲煩瑣又此二葉云云」伊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益之」其二葉云云「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鼻口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

又藤誠修云云

伊

又卷九葉六
前月廿八日書云

昨暮得

答安東守約書

卷九葉十四
性理大全云云

又卷九葉十六
柳川人至云云

又卷九

七江戶云云

又卷九葉十八
來文貳本云云

又卷九葉十九
前書倉卒云云

贈安東親清序
卷十七

答陳元贊雜帖
卷八十二

癸卯

永歷十七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

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

月延平郡王鄭成功卒於臺灣。子經嗣。仍奉永歷正朔。

是年。先生在長崎。

春。長崎大火。先生僑屋亦蕩盡。因寓於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安東守約聞之曰。『我養

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帥饑死。我何面目復立於世哉。』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據行實。啓超案是時

書規之云。『賈契於兄弟病危之際。舍之而遠憂。不佞且欲同來餓死。』以後萬萬不可如此。』每念癸卯年

葉三十三。又案皓臺寺僧名月舟。頗能敬禮先生。先生適江戶後。曾有書通候先生。答書云。『每念癸卯年

火災酷烈。舉全崎而焦土。此時寄居廡下。家人異趣。擾雜清規。和

尙不以爲嫌。反於萬衆之中。獨爲尊禮。』(卷四葉九)

先生嘗爲日本某人作一序。其家輕薄子弟。貽書相詆。斥爲浮夸虛僞。先生答書。卷六葉十。略云。『前序大意。

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精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以引掖後生。跡象

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故不若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而發生。手舞足蹈之妙。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

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不佞今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

食蔬衣敝。伶仃憔悴。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

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以王淮鄉丙目之耶。』又云。『不佞徒

以避難苟全。本非爲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足下幸勿再生葛藤以滋煩擾。……」啓超

書年月不能確指。但必爲在長崎時所發。以中有「廿年於外」語。姑列諸本年。此書於先生學術大概及其東本意皆有關係。故節錄之。

遺文 祭顯考某府君文 卷二十一 與安東守約各書 卷九 答某書 卷六

甲辰 永歷十八年 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九月。兵部尙書張煌言被執於杭州。不屈死。先生所嘗與同仇共患之仁人君子。至是盡矣。煌言字元鑄

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人。乙酉清鄉下江南。煌言首從錢肅樂倡義浙東。奉魯王監國。王至會稽。賜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其後間關奉王於舟山。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兩次督師入江。圖中原。事蹟略具前條。己亥之役。鄭成功

一挫而退。煌言所復之城。相繼復陷。間關走英靈。震山中。展轉以達天台。復集舊部與清師抗。拜表漢中。遙授

兵部尙書。成功棄閩入臺。屢諫阻之。不聽。太息而已。其後猶在閩之沙關。與清相持者數年。及全漢既陷。魯王

復葬本年六月。煌言乃散軍而隱居南田之懸。清廷忌之甚。卒購誘捕焉。九月初七日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

日本水戶侯源光國。實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彼都史家所謳歌之水戶黃門。或水戶義公。則其人也。日本

自德川家康代豐臣氏而興。削平羣雄。裂土封建。開幕府於江戶。宰制朝權。至是已五十餘年。光國時以尊屬

懿親輔政執國命。年未四十。好學勤政。畧然思修文德以致太平。聞先生之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詣長崎請業

且謀禮聘焉。

小宅造謁數次。乃以其私請先生東游江戶（即東京）講學。先生初謙讓未許。小宅請益力。先生曰：『若欲

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言也。』啓超案。江戶禮聘。實先生全生涯之一轉捩。聞小宅生順有西游手錄一書。具述其始末。惜未得見。今鈎稽集

與之小宅今順書使入卷十二葉一文叔之言云「不台臺遊遠見宏多蓋涉三初調後有所饋贈答以荒陋可無愧於先生聖賢萬分之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不紙上談者異也今能寂寥海隅祇希十畝之園閑似可多者十餘畝種瓜蔬易掇天餽以明詔之困厄實何有嗟至此草容膝歌詠先王有敵門不敢與僕同也

道合亦足為孤獨陋劣故不敢以此不著願生也中國不啓超案此悔蓋小望宅慰貴問邦乃生之行聖人之道況以倡明儒教

厚意誠無限僕自拙斷不亦足有以不吝願生也中國不啓超案此悔蓋小望宅慰貴問邦乃生之行聖人之道況以倡明儒教

自任先生此答之

衡而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之遺退善其身無有不遑自是吾儒宜然之道亦未聞自不街其玉乃異端誑誘愚弄之

前也書怪其太謙此蓋先生以此得先生之

也書怪其太謙此蓋先生以此得先生之

答小宅生順問僕至東武才士之林問即往恐無益乎國惑於邪教承命深如骨髓豈能一且託

之行而君子之學以僕之荒陋而得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誠恐益乎國惑於邪教承命深如骨髓豈能一且託

得此罪必孔子多力矣主僕之豈視一貴儒小宅無禮聘之事徵引其論獎勵先生未敢輕諾也

後然尙有小宅言東啓超侯此段學問崇儒非無禮聘之事徵引其論獎勵先生未敢輕諾也

學答之制施行則問施教之師是猶國家大典而在貴國未易輕言也惟有貴國主尊意以何如耳

東游之序之師至若招僕事不輪祿而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有貴國主尊意以何如耳

國庫序之師至若招僕事不輪祿而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有貴國主尊意以何如耳

實言先生小宅

此段問答心小宅

自答引宅生順問僕至東武才士之林問即往恐無益乎國惑於邪教承命深如骨髓豈能一且託

去就自雖未行矣其言也禮焉弟若以富貴之心弟何緣得至貴國與先胡塵迅掃終之無歸理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反覆弟就

之就自雖未行矣其言也禮焉弟若以富貴之心弟何緣得至貴國與先胡塵迅掃終之無歸理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反覆弟就

去就自雖未行矣其言也禮焉弟若以富貴之心弟何緣得至貴國與先胡塵迅掃終之無歸理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反覆弟就

如此之人乎何合兄疑弟之深也。啓超案此兩札蓋小宅教請時情急而語有所不擇先生以君子進退大節及己之所以自處者曉之遺文 右所列諸書問

乙巳 永歷十九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長崎

初先生欲在長崎買地躬耕久未得當至是將就緒而東京禮聘之命至。答野節書（卷五葉四）云「僕以故欲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

小宅生順既東返重以黑川正直之薦於是源光國請於朝以禮迎先生命長崎鎮巡島田守政專員護送先生與門人數輩議其去就僉曰「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

來目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乃決暇尚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夷猶滿志乎。啓超案此書年月無考玩辭意或是本年所發

行六月下旬先生發長崎

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云「……望月書致島田公并謝諭諸通事如聞水戶上公以深且尊欲與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不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以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荒體迂性拙格稅之材何堪爲人作檣礎之用傍徨四日博議多務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途巡忸怩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人作檣礎之用傍徨四日博議多務人終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謝劣何足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聞於餽金帛之望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以多寡爲慮。據原書前半（啓超案此當是六月田守政行前所發書據此知水戶禮聘黑川實與於推轂之列時黑川方告老得請）

七月先生至江戶源光國待以賓師之禮竭誠盡敬先生安焉。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不佞於七月上

公禮貌甚優……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以來總譽口隆未開疵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與長
 時鎮巡島田守政書（卷六葉五）云……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疴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
 宰相上公禮貌優隆言辭和悅使臣論旨再三格釋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答黑川野傳書（卷
 八葉十一）云……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不致疑而情至言真懇懇無已……答黑川正直書（卷
 十二葉十）云……上公禮意綢繆日更加益憫老憫別無他事相後此嘗有書與摯友陳遵之述其事曰（卷
 頌且慮不能安僕之身多方委曲此真以古道相處也……）

「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極蒙優禮在日本國共詫目爲未嘗經見之事上公乃爲當今之
 至親尊屬啓超案「當今」指大將軍封建大國列爲三家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弟處賓
 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而尸素廩餼深用爲媿……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
 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啓超案指崇禎弘光間特徵事豈今墓木將拱乃思立功
 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光國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乃以故鄉一水名應焉
 舜水之稱始此（據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

八月光國奉命就國歸水戶藩封也九月迎先生至水戶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六）云「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
 日不候復當至水戶居住……十二月先生歸江戶去冬十二月廿一日歸江戶……云

源光國疑先生爲明室顯宦先生告以若嘗仕宦便當死國無緣復偷生來此乃書履歷緣繇答之（答源光國
 謂「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得已以詔徵爲翰林學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今介弟
 僞爲狀元此言不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銜資遷學士前後須二十年若使僕二十年身
 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展轉貴國以偷生且夕則與犬豕何異……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僦石微祿數
 人日乎亦不得至此矣僕……」啓超案此當是初至江戶時事錄之以見先生所以自處之道其履歷緣繇一

篇已散見各年條下不復贅述

遺文 與鍋島直能書卷六葉一 書由長崎發而年 答長崎鎮處黑川正直書卷六葉四

守政書卷五葉六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卷五葉六 答小宅生順書卷七葉八 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五 與安東

守約書卷九葉六 答野節書卷四葉五 拜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戶源威公墓文卷二十二葉六

丙午永歷二十年 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此年以後先生皆在江戶時多問來往水戶及附近都邑不能具考故闕之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 云「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不幸不全於天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夫以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小康而以此爲大同……瑜居恆讀此書慨然興歎曰吾安得身親見之哉……私計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爲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措之耳以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謙讓不遑以至於耄耋期頤庸有及乎……」

實善之誠其他與卿大夫書札類此者頗多不具錄

是年二月初九日先生下體患一腫毒甫愈即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至口月二十一

日方平復據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 源光國親臨視疾事事周摯使命餽遺絡繹於道諸卿大夫無不親來視問半月之間上卿有視問八次者答王師吉書原文 先生有書謝光國云卷七葉七 「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

……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臥病牀席。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若茲之盛也。童叟擁觀。誰不驚歎。……顧之瑜德涼才薄。不足以稱斯盛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蕭韶於蠻俗。他日何以著之簡編。用是爲懼耳。近日日漸平復。

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臺注。……

又美然一書。同業云。古之賢君。式段干木之廬。行過門逾數十武。而後乘者有之。自今日始。……大足爲之。瑜榮寵然。而榮寵之意。不勝祇懼也。未知如何。得少補萬分之一。不負今日謙謙之美。方足以無慚。一邦之臣庶及千載之下。之耳耳耳。……

生之。所以自處。故備錄之。又案先生患腫毒。知在東武。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年則先生東遷。事又答原善長書。言毀淫祠事。而中有「去秋入東武。本年者。據答清水三折書。詳述此事。而年則先生東遷。後之。本年矣。又答王師吉書。言「患口少合」。語知亦必爲本年。……

是年。水戶毀境內新寺及諸淫祠。國人疑出先生意。謠詠頗起。先生處以鎮靜而已。……

有一年。……鄙人不合時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云。……足下今視我。與孔子產諸葛孔明才德何如。孔子近子產。衆人尙欲殺之。而孔明則謗謠沸騰。我今日豈能止人之謗。且今日之致。此亦有故矣。通國皆學佛之人。近子

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蠶絲我窺。問何隙造此。紛紜亦理所應有也。……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君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爲之。耶。足下但修身。雖盡語聽。謗

何敢輕率。發一言爲此紛紛。人作話柄也。……答清水三折書。上卷。葉四。云。……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雖盡語聽。謗求其在。我對於佛教。絕不取攻擊態度。其宗旨已詳前所引答釋獨立安。……

東守約諸書。水戶毀寺。自是光國自動。特先生適逢其會。故蒙諸謠耳。……

源光國以先生老病遠客。屢勸喚取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一書寄長男大成。實國變後第一通家書也。又一書與故鄉摯友陳遵之。詢問骨肉交舊消息。又一書致長崎僑商王師吉。託預備照料。其與陳遵之

書。卷四篇末云。『此書與兄作永訣。故縷縷至此。閑暇之時。每飯心未嘗不在兄所。然今生豈能有再見之期。』

徒庸想耳。倘弟諸孫中有可者。兄但預先點簡一人。八歲以上至十餘歲皆可。英俊有恥者爲上。性行淳潔者次之。循循雅飭者又次之。若粗野頑劣者。則不如不來爲愈。俟明年有便。當爲之計也。……」（答安東守約書）云「敝友陳邇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胤息。相子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候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啓超案邇之似是先生妻之昆弟。此書所敘瑣事。關於先生家庭史料者甚多。已散列各年錄下。茲不復錄。知此書在本年者。以中有『去年六月應源上公之招來江戶』等語。）

其與王師吉書卷四葉十末段云。『上公諭令接取小孫來此。若得一可意者。晚景少爲愉悅。稍解離憂耳。一到長崎。便須蓄髮。如大明童子舊式。須做明朝衣服。不須華美。其頭帽衣裝。一件不許攜入江戶。弟不喜見此也。……』

其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略云。『我以事無所益。已與汝輩作永訣。他日泉路父子相會也。總不必以家事亂我心緒。我家必無喜事。卽有凶危。豈能相卹。故絕之耳。我豈非人情哉。……我父墳近城邑。有事必遭踐踏。我欲汝遷葬遠處。同我母一山。……汝母與汝繼母亦同葬此山。我總無歸葬之理。不必懸母以待也。……汝館穀餬口。而食指甚繁。其貧可知。然不能爲汝助也。歡粥咬菜根。亦是好事。猶勝諸縉紳之家耳。……』（此外尙有及諸親友語不具錄）

遺文 元旦賀源光國啓卷七葉一 與原善長書卷八葉四 與佐藤彌四郎書卷十一葉四 答清水三折書卷八葉四 答

四宮勘右衛門書卷五葉一 與源光國書十五十六卷七葉七 與陳邇之書卷二葉二 與男大成書卷四葉三 答王師吉

書卷四葉十 與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

丁未永歷二十一年 先生六十八歲
清康熙六年

是年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在彼度冬。據行實

與安東守約雜札卷十二 葉三十四云。『不佞承宰相上公厚愛。無與爲比。水戶學者大興。雖老者白鬚白髮。亦扶杖

聽講。且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此或是一好機括。且云已前皆做昏夢。今日始知耳。』啓超案此

札年月雖確考釋全文似是先生第二次至水戶時所寄。則當在本年也。觀此則先生蓋嘗爲公開的講學矣。

源光國爲先生起第於江戶之駒籠。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託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

恩浴德莫之大焉。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嘗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

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光國慰諭懇至。乃勉從

之。據行實

遺文 水戶城鐘銘卷二十 葉四十八 高枕亭記卷十八 葉四十八

戊申永歷二十二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 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先生常念安東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摠情素。守約領其輕還其重。先生乃代金以絹帛。

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

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尙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

量人。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啓超

案此書本集失載今據行實係於本年

是年源光國四十。先生爲文壽之。因曲禮『四十曰強』之語。因推言『自強不息』。『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諸義末云』。『上壽之道。例以祝或以頌。而今乃以規』云云。

遺文 源光國四十壽序

卷十七 葉六

己酉 永歷二十三年 清康熙八年 先生七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援七十致仕之義。啓源光國告老。光國肫篤慰留。乃已。啓春。卷十二。葉五。六。云。『伏以內則著引年之禮。植者循典。例而恬退。之。感懷知遇。欲圖報以無窮。奈犬景遐。桑榆貴自量。而知先王待後學。鍾鼎。恒。順。外。以。勝。誦。即。今。杞。柳。凋。零。笑。梧。樞。而。自。詫。坐。糜。大。官。之。寵。餽。充。無。小。補。之。功。能。清。時。而。慰。諭。耄。勤。疾。事。務。登。增。差。過。者。欲。存。者。神。履。地。戴。天。而。媿。知。孝。弟。忠。信。豈。吾。道。之。非。與。安。富。尊。榮。暑。雨。風。時。而。先。王。待。後。學。鍾。鼎。恒。順。已。七。十。漏。欲。盡。而。鐘。欲。鳴。筋。骨。之。力。日。就。衰。頹。心。愈。長。而。髮。愈。短。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不。敢。因。循。僥。倖。知。優。容。之。過。身。向。逸。於。歸。休。自。揣。閑。散。之。尤。任。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不。敢。因。循。爲。此。披。瀝。敷。宣。伏。望。鑒。茹。允。』與。古。市。主。計。書。何。官。而。致。事。但。禮。義。之。關。無。容。踰。越。廉。恥。攸。不。敢。因。循。四。十。一。月。轉。託。當。路。奉。覽。不。終。於。不。允。源。公。事。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每。見。輒。言。不。能。成。故。不。得。不。達。至。今。年。正。月。廿。日。方。轉。託。當。路。奉。覽。不。終。於。不。允。源。公。事。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每。見。輒。言。不。能。成。故。不。得。不。達。至。今。年。正。月。廿。日。書。不。可。極。力。相。阻。不。容。不。從。不。知。辭。謝。歸。時。而。宰。相。源。公。似。已。知。之。每。見。輒。言。不。能。成。故。不。得。不。達。至。今。年。正。月。廿。日。與。與。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不。允。屢。屢。遣。人。致。意。謂。一。不。候。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日。此。書。方。得。上。達。而。上。公。不。允。屢。屢。遣。人。致。意。謂。一。不。候。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日。備。嘗。上。公。禮。意。之。厚。且。云。『不。允。屢。屢。遣。人。致。意。謂。一。不。候。於。舊。冬。告。老。適。值。宰。相。上。公。無。暇。延。至。今。年。正。月。廿。日。以。養。生。』

是年四五月間。先生大病幾不起。答木下貞幹書。卷五。葉八。云。『自初夏以來。纏綿病。德。滿。節。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辰。源光國行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親授几杖。竭誠盡敬。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殺。

幣帛禮接稠疊。特製屏風畫漢倭先哲年高德邵者六人——太公望、桓榮、文彥博、武內宿禰、藤原

俊成、以介遐壽。實錄先生本以國戚不慶壽。光國事前不使聞知，故不獲辭。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葉二十

事不佞不慶壽。又日之謂公遺賀，或以詩詞歌頌，益深悚惕矣。與奧村庸禮書（卷十）葉八（云）「七十

受之，十分慚愧。荷上公厚愛，無所不至。雖至微細事，莫不精虔懇惻，富而不驕，貴而不矜，遇深愧使人感涕零。

不獨凡杖之錫而巳，聞之於遠，未能詳盡。且人見其外，未能知其誠。不佞際此殊遇，深愧無以爲報。涕零

是年，長子大成卒於家。實錄先生迄未知之。與某書（卷六）葉十一（云）「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

以來，亦能不爲虜所污。隱居教授，家人藉以餬其口。不至如他籍紳家貧困，狼籍差強人意耳。舌明太亂之時

合天下之籍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籍紳，惟僕家獨貧。蒙祖父世德，差強人意耳。舌明太亂之時

是年，爲源光國作諸侯五廟圖說。據行實啓超案：今遺書中無此文。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關公太廟

何年所作」又案：續檢卷十葉十一，答奧村德輝書云：「五廟之禮，主宜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關公太廟

手疏列已得六十二事。稽之載籍，遺漏尙多。……又言：「五廟之禮，主宜惟卷十六葉一至五，有「水戶上關公太廟

則作五廟圖說，當是七十八歲時事。行實所紀，疑誤。遺文與源光國告老書（卷十二）謝源光國賀七十算（卷十二）游後樂園賦（卷二）答釋澄（卷十四）與

源光國書二十四（卷七）答田岸書（卷八）與古市主計書（卷十一）與奧村庸禮

書（卷八）與安東守約書（卷九）答木下貞幹書（卷八）

庚戌（永歷二十四年）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久有興學校之志。先生在長崎時，已有所聞而亟冀其成。答安東守約書（卷九）葉十七（云）「

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

所以興矣。一啓超案小宅生順之來聘。意殆欲得先生主講席。答小宅生顧問（卷十五葉十三）云：「問此在長崎所發書也。」

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然蹉跎數年未底於成其原因一蓋由茲事體大當局有讓未

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云云。云：「若以貴國爲獨小爲東夷謙讓不遠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

違之想。答尙有餘裕昔者（卷六葉三）云：「若以貴國爲獨小爲東夷謙讓不遠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

噴稱之今貴國賴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矣今不圖後必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

風物禮儀爲數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歎焉惟期

銳志事行如者今日之與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中國之會盟者何如耳豈以地說文其二。似時論

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與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中國之會盟者何如耳豈以地說文其二。似時論

多持異同雖光國以懿親執政亦不能無所顧慮。倭禮典村庸禮書（卷十葉二）云：「上公負特達之責而恭

自無難細觀其意似乎有功令森嚴善書擊肘之慮東土雖云荒瘠猶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爲之世無不

可教化之地太公之營丘熊繹之荆楚豈其先達繁富振此說況乎以聖人之道表東海耶不佞粗中坦率全

無彼此冀望誠深未知得如願否。至是光國毅然舉行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大居

也景迫桑榆河清難俟奈何。其三十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治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

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光國又

欲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蓬豆登鋸之屬如周廟欽器唐宋以來圖雖存

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頗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

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卒得成之。據行初議建學於遠郊而先生謂宜在國都後卒采先生言。十答小宅

生順野傳論
建聖廟書

是年先生以棺木作棺漆而藏之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

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若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據行實

遺文 與保田若狹守卷十葉十四 有去年五月一病幾於不起語

辛亥永歷二十五年 清康熙十年 先生七十二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奉養陪侍。有王儀字民則者。夙以航海貿易爲業。有一海舶來往東南洋。先生奔走國難時所常與通財者也。看安東守約書下注引至是（？）招之至江戶。時海禁未開。特爲先生破格而已。與小宅安之書（卷十一葉十三）云「去年及今年三月屢屢承幸相源公厚意。念僕不置。令兵左衛門招僕親友願留者。留於日本五月間。入朝面諭。趙文伯呼小兒小孫。偶然談及。王儀顧

擊基二人一係相與多年。并及其厚待。處一係僕同鄉。二人均非市井。刻薄之人。二人若來源光國書（卷十二葉五）云「前所面懇王儀者。已於六月十八日到港。其人雖非親族。而意氣綢繆。過於所親。十載已來。情義不爲衰減。每年漸加敬謹。可見讀書氣味大異。買人其來此。則某偶罹病患。必能扶持。平日拮据。必能分勞。生離長崎。後四年事。而王儀見招後。又有波折。越兩年（？）不相見。四年（？）語則初。職招彼當屬先。光國指撥駒龍別莊比鄰一屋與儀。先生力止之。卷七葉二十三與源光國啓事二。即專言此事。極陳強奪民居之不可。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及天之道。人之道。之所惡也。云「令之未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賤之則歸。強奪民居之瑜矣。故

壬子永歷二十六年 清康熙十一年 先生七十三歲

是年 先生在江戶

是年 水戶學宮成。源光國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據行實

遺文 改定釋奠儀注遺書第二種

癸丑永歷二十七年
清康熙十二年 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遺文 答奧村庸禮卷十葉五
七十四叟語 有

甲寅永歷二十八年
清康熙十三年 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是源光國請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成據行實

乙卯永歷二十九年
清康熙十四年 先生七十六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丙辰永歷三十年
清康熙十五年 先生七十七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先生兩子既前卒有兩孫長曰鏡仁次曰鏡德皆次子大咸出孤貧育於外祖姚泰家先生自次子大咸卒後蓋與家族不復相聞問到江戶之次年始有與子大成及陳遵之各一書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悲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欲出訪而未敢輕動乃託外親姚江未審爲姚泰何人赴日本察邦憲且問先生起居泰以先生離鄉久不識江乃授以先生所常御之金扇及命紙等爲信證而附以家書是年江至長崎雖未得見先生然備諗源光國禮待之優及欲召一孫之意明年(?)江歸途間爲清吏所拘略據行實生覽家書始知大成之死泣然先

「薄」惟據明年與諸孫男書尙未知大成存亡則行實所言不確也又言「姚江以犯禁充軍」然後此張非文之東游姚江實爲介然則江是否充軍亦未定或充於近地旋獲省釋耶

丁巳永歷三十一年先生七十八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有與諸孫男書卷四略云『我離家三十三年汝輩之生也尙不得知況能育養成長汝父教授餬口前箸里

握楊姓者來云我孫甚多食指繁則家道益致艱難矣然汝曾祖清風兩袖所遺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貧罄

鹽疎布……豈我今日獨薄於汝輩勿怨可也我今年七十八歲衰憊不可勝言思欲得一子孫朝夕侍奉汝

父雖無恙年將六十不可遠行且又一家資以爲生者汝兄弟中擇一性行和順舉止端謹者來有才者不可

來留以力養父母主持家門年十五六歲以上即可汝輩既貧窘能閉戶讀書爲上農圃漁樵孝養二親亦上

也百工技藝自食其力者次之萬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虜官不可爲耳古人版築魚鹽不虧志節況

彼在安平無事之時耶髮黃齒豁手足胼胝來亦無妨漢王章爲京兆尹見其子面貌蠢惡毛髮焦枯對僚屬

便黯然銷聲我則不然也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爲既爲虜官者必不可

來既爲虜官雖眉宇英發氣度嫺雅我亦不以爲孫……四月二十一日書此書本與汝父元楷舊年有一盧

姓者來云已物故我雖不信然五十七歲人死亦常事故寄與汝輩耳』啓超案此書當是姚江來後乃發但

懼禍未攜家書此書亦非託江帶也故大成之死先生卒未知之

又案此書頗長其有關於家庭史料者數載各年下不復錄

戊午永歷三十二年先生七十九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安東守約喪父。將兩年矣。始以書報先生。先生致書慰唁。且誨以報訃之禮。書末云。『不佞今年七十有九。稍復苟延。來年則八十矣。百病咸集。突如其來。不知何病。或一兩月。或三四月。不能脫體。欲得賢契一來見我。瞑目地下。翹首西望。若歲大旱。跣望霖雨。何時得從容把臂也。』卷九聞筆掩淚。將以語誰。葉七蓋先生自去長崎後。已十二年。不晤安東。且終身不得復晤。憂患餘生。老病煎迫。撫今懷舊。不覺其言之沈痛也。

先生蹤跡既聞於家。於是長孫毓仁直來日本省視。是年十二月至長崎。礙於法禁。不能至江戶。源光國使先生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視毓仁。所以慰勞賜賚之者良厚。據行實

遺文 與安東守約書卷九 葉七

己未永歷三十三年 清康熙十八年先生八十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

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對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問家祖安否。而陳實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以終侍養。前者姚江之來。不及至家。中途遭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贖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圖後舉。則於祖於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備述毓仁意。及故鄉消息。先生憮然感愴。據行實毓仁歸。越六年乃克再來。而先生遂不及見。啓超案先生有與孫男毓仁書。僅寥寥一短札。述安東省庵之高誼。令其致謝。而無他訓語。殆先生以爲毓仁可來。

耶江戶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生日。源光國又行養老禮。前一日親造第慶祝。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二十品。明

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略言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虛受禮遇，無以爲報，欷歔流涕，見者感喟。其日光國命奏古樂以樂之。據行實

遺文 與孫男毓仁書

卷四 葉五

謝源光國賀八秩

卷七 葉十一

庚申

永歷三十四年 清康熙三十九年

先生八十一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老病漸劇，體生疥瘡，不勝起坐，溲溲在牀。據行實

辛酉

永歷三十五年 清康熙二十年

先生八十二歲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源光國問疾饋藥，絡繹於途。先是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久，每病皆服其藥。至是先生辭曰：玄建名醫也，今吾之疾疥癩浸淫，手足污爛，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累人轉多，利己損人，君子弗爲。且犬馬之齒已逾耄耄，而欲以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玄建苦請診脈，終不許，乃望聞而制藥，先生服之，聊以答光國輩敬愛之意而已。據行實

壬戌

永歷三十六年 清康熙廿一年

先生八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在江戶

先生自遭國變，幽憂痛憤，重以冒犯風濤，四方奔走，心力俱瘁，病咯血二十餘年，幸所養甚深，善自嚮攝，是以老而不衰。答野節問（卷十五 葉七）云：「問：慈愍愍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愍愍感仰，感仰程夫自振爲難，僕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者，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憂乎其有此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一」至是疾乃大漸，三月某日，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諄諄教誨，蓋永訣也。四月十七日，保齊之功。」

日無有他疾。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歛畢。源光國率其世子綱條及諸朝士臨其葬。以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生之墓」。

據行實及碑陰

是年正月初九日。顧炎武卒。年七十。

明年先生周忌。安東守約爲位而哭。祭以文曰。『維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薄奠敬祭於大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瑀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尚其事。及胡入寇。屏跡四邊。矯矯雲鴻。不染腥羶。其在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以先生來爲程爲朱。負笈趨拜。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渠癭。許以知己。經史奧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共適。嗚呼先生。質性剛毅。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嗟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戶上公。問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羣。先生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既至武陽。禮待日隆。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慙遺。渣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哲人云萎。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宿窆。泣血號天。徒爲毀瘠。奉別以往。忽十八祀。流化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鬱葱。聽鶉愴惻。我有書笥。盈先生簡。每一展開。哀慕無限。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云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先生之靈。上爲列星。侑以燕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尙饗。』

文集附錄
葉十四

其年七月十二日。源光國與羣臣議。諡曰文恭先生。親詣墓門。薦以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高崧。生於明季之衰。遭於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蹇隱居。鶴書連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經幾年所。衣冠慕古。未曾變夷。歐血嘗膽。至誠無息。張光肥遯。謝恩遠辭。鼓翼南溟。奮鱗東海。風饕雪虐。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毀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奄忽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諡曰文恭。肅攄哀誠。敢告塋墓。嗚呼哀哉。伏尙先生之靈來聽來饗。』

又明年。源光國於先生所居之駒籠別莊構祠堂。十二月十二日遷主。祭用少牢。自爲文曰。『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國。謹以潔牲柔毛。祭盛醴齊。致祭於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遘。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賁賓。嗚呼哀哉。齒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簞簋蓬豆。云設云陳。牲醴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徵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饗。』

*

*

*

*

*

先生卒後之二年甲子。永歷三十八年
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明正朔絕。是年五十川剛伯編錄朱徵君集十卷上之加賀侯。

先生卒後之二年乙丑清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孫毓仁重來日本拜墓而返

先生卒後之四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先生同里後學張斐來日本有所謀不就爲文祭先生並字非文號人
即變後潛奉明懷宗第三子定王慈炯（人）矢志光復舜水戶臣今井將興以後源光國欲更求師於中國朱儒臣大
串元善往迎之元善有綾西游手錄一放小宅人生順迎舜水時著有西游手錄一善竊比之以名其書（其）紀後往大
略初時元善蓋述禮聘之惡斐然曰都則然我公亦生固今先生之義杵白也初未嘗知日本固非能用瑣碎語亂者斐志
復數四斐密語其志事元善慨然曰我公亦生固今先生之義杵白也初未嘗知日本固非能用瑣碎語亂者斐志
先生之不肯固宜矣如傳此情游手錄與先生同日而語又問先生（舜水）歿後上數年善復使崎致以偶逢先生
鄉人張斐逢拂衣其學問議論雖手錄與先生同日而語又問先生（舜水）歿後上數年善復使崎致以偶逢先生
事已就緒有故而止公遺憾特甚（以上）字佐美充書張非文真蹟後十六公每談及非文之事慨然不樂
侍臣亦不忍言此以公之世云（以上）字佐美充書張非文真蹟後十六公每談及非文之事慨然不樂
西文（蹈）此東夷遺著有葬竹園文稿在清末章麟曾序有刊之非文有祭舜水先生艾文二篇小子云有志未
逮獨行寡和方茲刺骨鬼神足賴公其佑我今已無既窮殆（其）復之海外呼中原陸門沈天閣地予戒憂狂
誰與爲解異方之莫救何大神之不可涉奮一往而輕身去故鄉以永別寒孤踪入蜀而止懷綱常於無缺之處忠
信之誼所孚又此邦之多傑成儼師而數友復尊德而樂業管寧渡遼而浴化文翁入蜀而教治蓋君子之執忠
必有益於人國唯我公之高躅大獨邁夫前轍荷吾道之夷夷而難學其奴而鳴呼吾忍悲夫祭而徒慨切悵歸之獨
苟活竟鳳志之無成僅一身之歸潔命豈臨之常存寒中天而不灰而血結後生之頑懦壯夫望祭之名節慨切悵歸之獨
萬里渺驚波之餘烈聞父老之遺言心每傷而嗚咽跪陳辭以奠哀靈飄渺其來接

先生卒後之十五年丁丑日本元祿十年源光國著大日本史記成

先生卒後之十八年庚辰日本元祿十三年源光國卒。

先生卒後之十九年辛巳日本元祿十四年安東守約卒

先生卒後之三十二年乙未日本正德五年先是源光國手輯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至是其子綱條刻成之。

先生卒後之一百八十五年戊辰日本明治元年日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彼都史家稱爲「王政復古」。

先生卒後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統三年清室遜位。

附錄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著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案。國粹叢編社出版蒼水全集附錄有人物考略一卷傳略補一卷。

同上……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

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臺二版

朱舜水先生年譜 (全一冊)

基本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梁 超

發行人

劉 克 寰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Section 1, South Chungki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甲書

內政部內版臺業字第〇〇〇六號登記證

